

那里的沙子 那里的绿

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

(上接第五版)

习近平总书记说：“确保人民安居乐业、社会安定有序、国家长治久安。”——这就是一条安宁之道。

我们总把福寿康宁，作为最美好的祝福。

窥此“一斑”，可推知安宁文化的“全豹”。

安宁就那么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。安宁就这么与习近平总书记息息相关！



沙湖风景。

张治军摄

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，不到16岁的习近平就到那里插队。文安古镇，那千年古风，就吹拂着他的心，作为大队党支部书记，他从安民安村开始，拉开了安天下的序幕。

福建省宁德地区。

1986年，那时宁德还是贫困地区，34岁的习近平赴任地委书记。

他“把‘摆脱贫困’作为工作主线，提倡‘滴水穿石’的闽东精神，树立‘弱鸟先飞’的追赶意识”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在宁德，踏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安宁之道。

2017年7月18日至20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到塞上进行调研考察。他指出：“努力实现经济繁荣、民族团结、环境优美、人民富裕，确保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。”

发展是安宁之基。

20年，宁夏大地，滚动着前进的车轮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6.6倍。

车轮在滚动，科技在推动。

去中卫吃惊吧——天边飘来美

利云！

眼前的美利云数据中心，叫人刮目相看——这可是亚洲最大的全自然风冷却绿色数据中心啊！这里在梦想打造世界级的“凤凰城”！

宁静才能致远，神宁才能神奇，而在神华宁煤“神宁”就是神奇：

——“神宁炉”一台多少钱？

——1500多万！

——这么贵！

——这仅是专利转让费！

令人咋舌的“神宁炉”，工艺先进，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的排放指标，都达到了天然气机组排放标准，处于国际领先水平。

宁夏令世界瞩目——已举办三届的中阿经贸论坛和两届中阿博览会，共签订各类协议876个，其中合同金额累计达到4359.3亿元。

生态脆弱的压力，41.8万贫困人口脱贫的责任，全国你追我赶的挑战……都让宁夏不敢松懈，必须增强忧患意识！

清醒的宁夏，一直在创新驱动、脱贫致富、生态立区！

在水洞沟时空的隧道，仿佛听到3万年前古人前行的脚步声。沟壑，长城，墩墩，城堡，藏兵洞，地老天荒，旷古久远；芦苇，沙枣，小桥，凉亭，红山湖，神清气爽，游目骋怀。哦，清丽的宁夏！

“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能得几回闻”，仿佛行云流水般的妙音，飘洒而来，化成沙湖。这“沙湖是毛乌素沙

——这是“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”！

——这是“世界上首位的沙漠治理工程”！

沙坡头——中国人地关系教育基地，站在这里，回味着这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，这是中国人用信念和智慧、汗水和心血、生命和灵魂创作的生态友好的经典。

当荒漠化正威胁着人类，沙漠中的一粒沙子，在伺机探进人类眼睛的时候，沙坡头在人进沙退，宁夏在人进沙退，中国在入进沙退——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治理沙化土地1.26亿亩，累计造林4.5亿亩。

河岸风云净，沙坡草树鲜

了解过宁夏的环境，就理解为何在路上的宁夏人总是脚步匆匆！

黄土高原蛮横，戈壁强悍，腾格里、乌兰布和、毛乌素大沙漠嚣张。荒漠化土地面积占宁夏总面积一半以上。它们各霸一方，共同告诉宁夏：什么叫严峻！

沙坡头曾是我国风沙灾害最为险恶的地区之一，这里曾是世界四大沙尘暴生成地区之一，上世纪50年代以前，茫茫沙海，“沙魔”横行。

“哎呀，风沙大的，一天得吃二两五沙子，白天吃不够，晚上还得补！”一位饱尝沙子之苦的长者，边说边用手摸拉着嘴，仿佛嘴里还有沙子似的，“每天早上一觉起来，被子上和人的脸上、嘴里都是沙子。”

如今，俯瞰黄河，仰望黄沙，池中绿水，岸边绿树。

我们坐在参观车上，讲解员张婷婷陪着。看到路旁的斜坡上有一块块草方格，问她用途，她闪动着—双圆眼睛，薄薄的嘴唇里流露出自豪：“这可是治沙的‘神奇魔方’！”

包兰铁路有55公里穿越腾格里沙漠，这里70%都为流动性的高大沙丘，如

何治沙是天大难题。多少实验？烈日知道；多少失败？狂风知道；多少汗水？酷热知道；多少心血？严寒知道；多少人献出青春甚至生命？小草知道！

终于定格：沙子表面平铺麦草(或稻草)，中间扎下方头铁锹，麦草两端自然翘起，将其扎成1米见方、高15厘米的方格状。无数麦草方格就像一张巨网弥覆其上。

再把一些沙生植物，种植在麦草方格内。天然降雨、大气降尘、植物落叶和麦草的腐化物，再加之时日，沙丘表面会形成一种灰褐色的结皮，这就是沙结皮。20年的演化，才能形成厚度约1厘米的“沙结皮”，这可来之不易，需倍加呵护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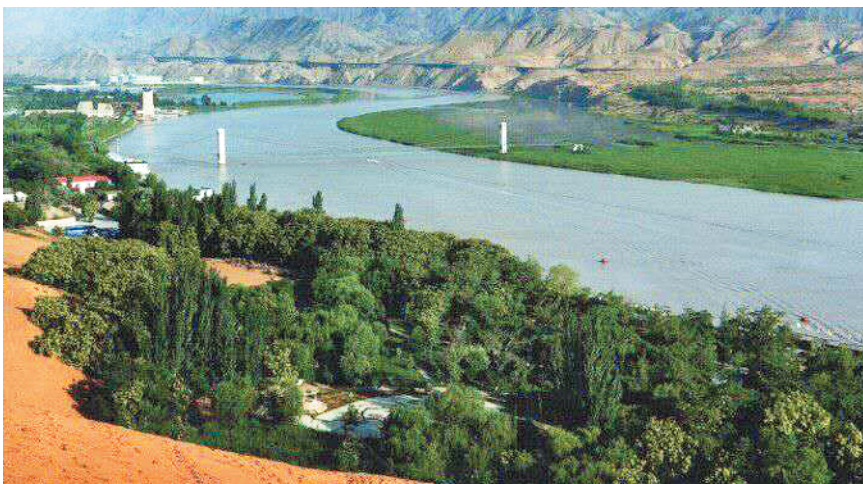
植被覆盖率已由过去的不足1%上升到42.5%，植物种类由过去的不足25种上升到450多种，一年的风沙天由过去的330多天缩减到现在的100天左右……

1958年8月1日通车的包兰铁路，一路平安。

沙坡头治沙防护体系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。

河岸风云净，沙坡草树鲜。沙坡头以其特有的颜值吸引了世界的目光，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“全球环境保护500佳单位”称号。

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名学者，前后来此考察，赞赏的话语沾着这里的花香，飞往世界：



绿染黄河的沙坡头景色。

管斌摄

那绿，远近高低各不同



西吉县的龙王坝村景。

管斌摄

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视察时嘱托：“宁夏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，要大力加强绿色屏障建设。”

记者感受到了这里非凡的绿色屏障。我们转山，转水，转宁夏，一沙一世

界，一叶一乾坤，那绿如影随形，那绿没完没了，那绿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草的，树的，庄稼的，各种的绿，或深，或浅，各个片区，或大，或小，各处布局，或疏，或密，绿绿相映，仿佛以宏阔之势，演奏出

《宁夏之绿》的交响曲，那么雄壮、那么欢快、那么意味深长！

我们在石嘴山市，走到哪里，都在绿的问候里，仿佛都有绿的小手在挥动。哦，石嘴山，嘴一张，呼出的气都是绿的！

宁夏，封育区内林草覆盖率由15%提高到40%以上，风起时林涛声声，这是对宁夏率先在全国实施了全境封山禁牧唱出的赞歌。

责任之手，伸向大地，修复的泉水在涌动——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270.83万亩，这是自实施生态移民迁出区生态修复工程以来，宁夏已绘制的画卷。

我们到西吉县震湖天合农场采访时，看到一棵碗口粗的杏树，顽强站在黄土上，绿色的树叶舞动着。它粗壮的主根贴着崖边裸露出来，有两米来长，扎入土下的，不知扎多深，不知扎多长。这黄土壁上凸起的褐色树根，就是《命根》的浮雕，彰显着强烈的视觉效果。

哦，宁夏就是一棵大树，不是浮在表面，而是都把根扎下，根深不可测，树高耸入云。

我们在中卫采访时，夜宿红宝宾馆。第二天早晨，往南穿过排列有序的树林，来到黄河边。东升的旭日，将金辉洒到黄河的粼粼波光上，洒到树林的绿叶上。河道宽阔，流水平和。狂放的黄河，下流决口泛滥1500余次，较大的改道有20多次。而黄河来到宁夏，变得安安宁宁。黄河滋养了这一方水土，慧泽了这一方百姓——真的是“天下黄河富宁夏”！

黄河，是母亲河；宁夏，是黄河的宠儿！

追求上善的宁夏智者，一直那么乐水，一直像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样的若水。

他们知道，宁夏的阳光特别热情，宁夏的蒸发特别勤恳，宁夏的降雨特别节俭。

于是，治水，兴水，乐水，乐此不疲！

于是，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湖，那么多宽宽窄窄的河，那么多长长短短的渠……

于是，宁夏全区湿地面积10年间增加了近30万亩，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湿地面积增加的省区之一。

沙海中的人生

经历过金戈铁马，更知安定重要；遭遇过风沙肆虐，更知治沙重要！

宁夏全区沙化土地面积上世纪70年代多达2475万亩，他们紧盯沙漠，长治不已，去危就安，现已减少到1686万亩，连续20年沙化、荒漠化土地“双缩减”。

在享受天地安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记住治沙英雄！

让我们走近英雄——

29岁的白春兰和丈夫冒贤，赶着毛驴车，带上工具远离老家冒寨子，颠簸到沙边子。

沙边子，真是名副其实——位于毛乌素沙漠之边；一棵树村，却名不副实，村因树得名，而那四人合抱的老榆树，已不存在。这里的沙真实不虚，沙即一切，一切即沙。

在老榆树的旧址栽的小榆树活了，在自家的门前种的小白杨活了！

一座沙丘，被风的一夜疯狂，搬到十几米外。

走吧——好心人说——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！

白春兰两口没有走——柔弱的小树都能活，人还不能活！

挖掉1米深的沙子，再翻出黄土铺在沙子上，两口子在整治能种庄稼的水浇地！

3亩地小麦，麦穗饱满了，冒贤用粗大的满是老茧的双手，搓了一个麦穗，吹去麦皮，自己吃了一半，另一半递给妻子：“你尝尝，好吃着呢！”他们很快就能吃上白面馒头了，丰收在望啊！

可风沙老叫人难堪，突来一场沙尘暴，颗粒无收。真叫人绝望啊！一起来的10户人家相继回了村。

沙漠里只剩下他们一家。

走吧——好心人说——别死心眼，得找活路去！

一拚，一拚，冒贤推着门前的白杨树：“长粗了，树都能长，咱还不能过？再干！”

从1980年在沙边子打拼，到第4个年头，收成了4麻袋小麦。

赶上车子，拉上麦子，拽上妻子，奔向冒寨子。“麦子吆，馒头吆，婆姨吆，孩子吆……”冒贤自编自唱，“花儿”漫了一路，毛驴高亢地“欧啊”着配上音响。

沙漠里能种出麦子了，一棵树，又陆续迎来十几家冒寨子村民。

1米高，5000多米长，冒贤，白春兰，一锹复一锹，垒砌着防沙墙。忽来一场大风，60多天心血，沙漠冷笑着，轰然毁灭。

同村的十几户人家，又纷纷离开。

沙漠里又只剩下他们一家。

走吧——好心人说——树挪挪死，人挪挪活，别撞了南墙不回头！

笑话他们的多起来：“二憨子冒贤，领着傻婆姨傻干。冒贤就是冒险！”

“顽固不化”的冒贤，与妻子白春兰到处学治沙知识、学种树技术，不断地改进着方略。

草旺了，树绿了，粮多了，土地软化了，而冒贤却肝硬化了，这个钢铁汉子，硬生生地耗病了，硬生生地累病了！

47岁的冒贤，带着无限的向往和眷恋走了……

卖了这地方，回冒寨子村吧，有父老乡亲，没有过不去的坎……

门前的白杨树灰白的树皮闪着光。白春兰摸摸树，拈拈树，围着树转着，哭着，泪水流成一个圈。

像淬火提高了强度、硬度、耐磨度，白春兰经历了这个打击，本来对在这治沙有时还犹豫的她，涌出干劲：“不了冒贤的心愿，心不安！”她看了看白杨树，那么直，那么高，那么挺拔！

锻造增智慧，锤炼生坚强。痛苦，焦虑，失望甚至绝望，浇铸宁静，白春兰带领大儿子和儿媳，奋战在沙漠。

猝然，大儿子去世了。让生活磨砺得像沙漠骆驼般刚毅的白春兰，颓然倒下了。这孩子1994年一结婚就在这干，1997年他父亲去世后，他像个柱子顶起来，扛了10年，转脸就走了。她像一片枯黄的树叶，远远地飘到沙漠深处，那么孤寂、那么无助、无奈、无力！

“啪啪……”白春兰猛力拍打着她与丈夫共同栽下的白杨树恸哭，就像从前苦极后捶打着冒贤胸脯倾诉：“命苦啊，我旺树不旺人……”受惊吓的山鸡，“嘎嘎”叫着，腾空而起，展开多彩的翅膀。

走吧——乡亲劝。

走吧——儿女劝！

她像迷失在悲痛的沙漠中，久久走不出来……

季节交替，时光流转，而哀伤却不替转。

她虚弱的身子倚着白杨树，仿佛能感到冒贤的体温，他临走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两个字：“治沙……”想想冒贤和儿子在这吃的苦，看看远处近处都是绿色，树林里野兔、狐狸、野鸡活蹦乱跳，鸟儿有的飞集往来、游戏出没，有的整毛理羽、悠闲自得，有的出妙好音、犹如天籁……摆不下这里啊……仿佛那些树啊、那些小动物啊，也像孩子叫人惦记……

“唉，走哪儿你也得活嘛！”在大儿子去世后的第二个春天，白春兰轻声叹息着，扛上铁锹，走出屋去。

白春兰已在沙边子坚守37年，老榆树那里的小榆树粗得一人抱不过来，家门前的白杨亭亭如盖的树头上喜鹊欢叫着，栽下的10万多株树苗茁壮着，1000多亩的树林早已绿涛阵阵，铺排的波涛是对治沙英雄滚滚的敬意！

他的小儿子和大孙子，大学毕业后都在银川工作，大女儿、小女儿两家都在盐池县城发展。在她的绿地里，政府建起了冒贤和她的治沙事迹馆，冒贤的白色雕像在馆前矗立着。

来此旅游的人很多，时有花儿的响起。花儿是广泛流传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民间歌唱形式。听着花儿，记者想——宁夏人，是天地间的歌者，是古往今来的歌者！就是在最艰难的岁月，歌声也没有寂灭。

灵魂与歌声同在的宁夏人，大美与天地同合，大乐与风沙共鸣，大德与绿波一色，大志与百鸟齐飞！

（下转第七版）